

論陸游的處窮書寫與「詩窮」觀^{*}

鍾曉峰^{**}

（收稿日期：107 年 7 月 26 日；接受刊登日期：107 年 10 月 9 日）

提要

本文以陸游為研究對象，探究其面對貧窮之際的「處窮」書寫以及對「詩窮」說傳統的表述。透過考察分析可知，在陸游漫長生命歷程中的貧窮自述與處窮書寫，並非牢騷窮愁的抒發而已，而是從其中建立了獨特的處窮態度與「詩窮」表述。躬耕是陸游面對貧窮困境的必然選擇，在自食其力中確保存在的尊嚴；讀書則激發出抵抗貧窮生活的精神力量與存在依據。同時，與北宋以來強調個人內在道德節義的風氣一脈相承，陸游也強調，貧窮能彰顯個體堅守道義，無愧於心的道德修養。此外，舉凡「詩能窮人」、「窮而後工」之說，都在陸游作品中獲得深具創見的轉化，從畏窮避窮到積極承擔，以窮為助力等。這些處窮書寫與「詩窮」觀，不僅建立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並透過豐富的文本表述，在「詩窮」說傳統中成為不可忽略的典型。

關鍵詞：陸游、處窮、詩窮、南宋、詩人

^{*} 本文為筆者科技部計畫「唐宋「詩窮論」之詩學意涵及理論建構」（106-2410-H-029-061-）之部份成果。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指正，謹此致謝。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是儒家對士大夫的道德規範與人格期許，因此「君子固窮」、「君子憂道不憂貧」，成為士的精神指導方針。從歷史的發展來看，另一型人物也默默實踐著這樣的角色期待，此即文士詩人的固窮之道。此一傳統可從貧士詩以及貧寒文士的自我書寫開始，而陶淵明即「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不斷以貧士形象出現於自己作品中的詩人」，並且屢屢在作品中「描述其飢寒貧困之具體狀況」。¹此一從貧窮角度審視自我的書寫方式，在「著意在詩裡寫窮愁」的杜甫詩中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²最後形成孟郊、賈島「專門在詩中寫窮愁，開出唐詩一派」。³然而，以書寫窮愁為主題的創作傾向，卻引起宋人的反省批判，如歐陽修、蘇軾即對孟郊、賈島窮愁之詞與苦吟之態提出批評。⁴而在黃庭堅、陳師道的創作中，不僅以「窮」來進行自我表現，更把「窮」視為彰顯詩人身分與內在修養的特質。⁵因此，對於貧窮的書寫與處理態度，就不僅僅是以文學創作反映人生的問題，也逐漸與詩學觀念、創作者的修養論結合在一起，歷經了從唐代到宋代的發展演變，成為獨具特色的古典詩學論題。

古代民間社會的「送窮」風俗，⁶在文人手中成為書寫生命窮愁的題材，如漢代揚雄〈逐貧賦〉、韓愈〈送窮文〉等，而本論文所謂的「處窮」，與送窮習俗有著迥然相異的精神旨趣。「處窮」意謂著與貧窮共處，在窮困中安頓自我，正視生命。⁷至於「窮」字，則

¹ 王國瓚：〈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陶詩中的飢寒之困〉，《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臺北：允晨文化，1999年），頁110。

² 謝思煒：〈杜詩的自我審視與表現〉，《唐宋詩學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頁57。

³ 謝思煒：〈杜詩的自我審視與表現〉，頁57。此外，余恕誠則把晚唐時期不遇窮困的詩人，以「窮士詩人」類型稱之，並視為是晚唐時期詩人群體共通的創作思潮，見余恕誠：《唐詩風貌》（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25-133。

⁴ 周裕鍇認為，「窮而後工」之所以得到宋人的廣泛認同，是因為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與韓愈的「不平則鳴」說，都有牢騷之意，與宋人對詩的心理功能認識相矛盾，詳說可參見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116-123。

⁵ 李妮庭：〈陳師道的詩人意識與「詩窮」表述〉，《東華漢學》第11期（2010年6月），頁169-213。

⁶ 姜守誠：〈「送窮」考〉，《成大歷史學報》第40號（2011年6月），頁175-234。文中對於民間送窮習俗的儀式、禁忌等內容有詳細的考述。

⁷ 「處窮」一詞，在唐人詩中並未使用，在宋代詩文中也不多見。蘇軾〈賈誼論〉中論賈誼貶謫後「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文中「處窮」一語指面對政治窮厄時的心態與行為。陸游〈貧甚戲作絕句〉八首之二中「處窮上策更誰如，日晏猶眠為腹虛」，詩中「處窮」一語指面對生活窮困時的心態與行為。蘇軾文見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

統括「窮」與「貧」而言。正如學者指出的，「貧」與「窮」兩個詞彙常相互更替使用，分別歷經從先秦時期慣用「貧」字，到中古時期變成雙語詞「貧窮」，再到宋元時期以「窮」含括「貧」、「窮」兩字。⁸回到陸游詩篇中所謂的「窮」，既指物質條件的匱缺，現實生活的艱困，此時與「貧」意相通；同時也指士人政治際遇的困厄不顯達。⁹相較於一般百姓的畏貧送窮，文士詩人的獨特表現在於把「窮」與自我表述相聯繫。在本論文的定義中，「詩能窮人」、「窮而後工」屬於廣義的「詩窮」論題範疇；狹義而言，則指創作者對詩人之窮的自覺思考，進而對此論題提出回應、發表觀點。事實上，學界對此論題並不陌生，尤其是關於「詩能窮人」、「窮而後工」的討論。錢鍾書已辨明「詩能窮人」之說的淵源及發展梗概；¹⁰鞏本棟則考察歐陽修提出「詩窮而後工」之說的歷史脈絡，認為這是北宋黨爭的產物。¹¹吳承學則指出：「對於『詩人薄命』、『詩能窮人』、『窮而後工』之說的選擇反映出中國古人基於詩學觀念與價值判斷之上的集體認同。」¹²林巖不僅將歐陽修的「窮而後工」說定義為「詩窮說」，更指出「詩窮說」是南宋中後期最常被討論的詩學議題之一。¹³上述學者的研究，都對「詩窮」理論的內涵有所闡述，可證其為古典詩學的重要論題之一。但以上研究，多強調歷史的考察與整體的綜述，較少針對特定詩人做一個案分析。張健較早注意到陸游的詩學觀念與「窮」有密切的關係，並將其納入「窮而後工」說的詩學脈絡中，認為「詩窮而後工」是「作者論」，主要「討論作者的窮達際遇，對於創作情況及成果的影響關係。」¹⁴邱鳴皋也在《陸游評傳》中指出，陸游晚年有大量的貧困書寫，對貧困的態度可歸納為「貧不降志」與「因己及人」。¹⁵雖然上述兩位學者已注意到陸游的「詩窮」表述與貧困書寫，但仍留下可再繼續深入闡述的空間。因此，在上述理論綜述

1999年），卷4，頁106。陸游詩見南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卷63，頁3579。以下引詩直接於行文中標示卷數與頁碼。

⁸ 陳練軍：〈「貧」與「窮」的歷時更替〉，《山西大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4卷第1期（2010年2月），頁66-68。

⁹ 雖然經濟、物質上的「貧」以及政治仕途的上「窮」，字義有所區別，但兩者統合成特定的感受與認知，則多以「窮」稱之。對個別詩人而言，其使用時並未嚴格加以區別，陸游即為一例，詳細說明可見陸游的貧窮自述一節。本文在論述時，在強調物質層面的「貧」時，將特別說明，其餘行文則以「窮」統括「貧」與「窮」。

¹⁰ 錢鍾書：《管錐篇》（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頁1489-1494。

¹¹ 鞏本棟：〈「詩窮而後工」的歷史考察〉，《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31期（2007年7月），頁125-133。

¹² 吳承學：〈詩人的宿命——中國古代對於詩與詩人的集體認同〉，《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106。

¹³ 林巖：〈宋季元初科舉存廢的文學史意義：以詩歌為中心之考察〉，《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1期（2015年7月），頁143-145。作者討論的對象以南宋末年的江湖詩派詩人為主，與本論文的研究對象陸游，恰形成詩窮論述的發展脈絡。

¹⁴ 張健：〈陸游的文學理論研究〉，《文學批評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年），頁91。

¹⁵ 邱鳴皋：《陸游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241。

與歷史考察的研究基礎上，本文將針對陸游展開個案研究，探究其面對貧窮之際的「處窮」之道以及對「詩窮」論述傳統的表述。

二、「天下最窮人」：陸游的貧窮自述

朱東潤在《陸游傳》認為「陸游雖然有時也說起他自己的貧困，祇能作為書生的積習，其實不必盡信。」¹⁶邱鳴皋也認為陸游晚年尤喜自述貧困，而「陸游所說的貧困，形諸詩句，或不免有所誇張，但基本上應是真實的。」¹⁷但如果仔細觀察陸游的詩作，其以「貧」為題的作品，數量驚人，內涵豐富。有從日常生活起居的角度，如〈貧舍寫興〉、〈貧居即事〉、〈貧居〉；或者特定時刻的貧窮，如〈開歲愈貧戲詠〉、〈秋來苦貧戲作〉、〈入冬病體差健而貧彌甚戲作〉、〈歲暮貧甚戲作〉；或者是對自己的貧窮狀況給予總體描述者，如〈貧述〉、〈貧歌〉、〈貧中自戲〉、〈苦貧〉、〈貧甚作短歌排悶〉；又或者以戲謔的方式自嘲，如〈貧甚賣常用酒杯作詩自戲〉、〈戲作貧詩〉、〈貧甚戲作長句示鄰曲〉、〈苦貧戲作〉等。除了上述不同角度的書寫表現，當然也不能忽略陸游也寫下〈貧樂〉、〈貧甚自勵〉為題的自勉之作。至於以「窮」為題的作品，在數量上雖較少，但對於「窮居」、「窮老」、「忍窮」等語彙的頻繁運用，也值得加以注意。¹⁸這些現象都可以說明，在現實生活以及漫長的生命歷程中，陸游必須常常面對貧窮的困擾。《劍南詩稿》中，涉及對貧窮的詠嘆、感慨、處理、表述，其頻率與數量之多，確實無法讓讀者輕易忽略。

本文的討論，集中於「處窮」、「詩窮」，而所謂「窮」，則包括經濟、物質上的貧，以及政治際遇的「窮」。荀子曾以人性中的仁義禮樂，與經濟財物相比較，認為「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¹⁹在此，貧與窮之間有程度的差別。但一般而言，貧是指財物與生活物資的缺乏；而「窮」則指人生際遇或政治理想的受挫，但兩者互為表裏，相互影響。對於必須依賴科舉制度，獲得基本生存保證的唐、宋詩人而言，政治仕途上的窮，是造成經濟生活之貧的主因；而經濟生活上的貧，則是政治之窮的必然結果。陸游閒

¹⁶ 朱東潤：《陸游傳》（臺北：國際文化出版社，1985年），頁222。

¹⁷ 邱鳴皋：《陸游評傳》，頁241-242。

¹⁸ 據「宋代名家詩」檢索系統，陸游詩中出現「窮」字者，共625筆；詩中出現「貧」字者，共326筆，比例遠遠高於兩宋其他代表詩人如梅堯臣、蘇軾、楊萬里等人。其中用「窮居」一詞共17例，用「忍窮」有10例，用「忍貧」7例，這些詞彙在兩宋名家詩中，僅偶一用之。檢索系統網址為：http://cls.lib.ntu.edu.tw/SUNG/sung/SMP_MenPoem.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8.05.02）

¹⁹ 戰國·荀子著，熊公哲註譯：〈大略篇〉，《荀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年），卷27，頁585。

居鄉里山陰近三十年，其最常面對的，是日常生活的經營與維持。〈苦貧〉一詩：

老作清時版籍民，深耕迨及故山春。熟思豈是天貧我，妄計還憂鬼笑人。但使甑中餘麥飯，何妨澗底採荊薪。此窮正坐清狂爾，莫向瞿曇問宿因。（卷 46，頁 2814）

此詩寫於嘉泰元年（1201）78 歲時，首聯說明淳熙 16 年（1189）罷黜之後已為平民，躬耕自給，雖然生活艱難困苦，但仍以清狂之志自傲。詩以「貧」為題，卻以「窮」作結。可知，陸游詩中的「貧」、「窮」兩字，有時意義相近，相互通用。這種用法，在〈酒盡〉一詩也有清楚的表述：

飲酒但飲濕，吾聞之老坡。渠非惜酒錢，無如久窮何。我窮乃過之，空壘倒餘濕。日來彌可笑，濕亦不可得。平生忍飢多，得飯已有餘。父子茅簷下，清坐談詩書。（卷 47，頁 2851）

詩中兩次以「窮」描述自我，但所謂的「窮」，無非指物質生活的困乏。蘇軾曾以「三年黃州城，飲酒但飲濕」形容自己窮困到長期無酒可飲。²⁰陸游則明確表示自己比蘇軾更「窮」，因為自己連「飲酒但飲濕」都不可得。詩中甚至用「空壘倒餘濕」一語，戲謔自己生活條件的困乏。酒畢竟並非生存必需，食物的匱乏才是真正的威脅，陸游則在一飽之餘，對比平日的飢餓之困，不免產生微小的幸福感。這種以「貧」為題，卻著重表述自我之「窮」的作品也見於〈歲暮貧甚戲作〉「得米還求澗底薪，始知天地有窮人」（卷 44，頁 2750）、〈貧甚戲作絕句〉八首之二「處窮上策更誰如，日晏猶眠為腹虛」（卷 63，頁 3579）等等。由此可知，晚年的陸游雖然沒有直接面對貶謫、黨禁等政治之窮，但長期閑居在家，「窮」具體反映在與一己及家人生存相關的溫飽寒暖。各種生活條件的「貧」是陸游時時刻刻要面對的「窮」。換言之，陸游詩中所感受的「窮」、所書寫的「窮」，與生活條件之艱苦、物質之缺乏的「貧」，有直接的聯繫。因此，本文論述與「窮」相關的內容時，必然包括「貧」。

寧宗紹熙 5 年（1194），70 歲的陸游望孝宗陵寢有感，作〈望永思陵二首〉，其一：「綠衣迎拜屬車塵，草木曾霑雨露春。三十五年身未死，卻為天下最窮人。」（卷 31，頁 2077）一方面感念孝宗對自己的禮遇之恩，一方面也慨歎自己 35 年來，仍為「天下最窮人」。此

²⁰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岐亭〉五首之四，《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卷 23，頁 1208。

處所謂的「窮」，既指仕宦蹉跎與壯志落空，也指由此帶來的日常生活的貧困匱乏，寫於同一時間點的「冠蓋長安幾番新，放翁只似向來貧」（〈閉戶〉二首之二，卷 31，頁 2092），就直接自述此意。這種看似綿延無盡，直至生命盡頭的「窮」，陸游感受異常強烈：

二十九年窮未死，却思當日似前生。（〈感舊末章蓋思有以自廣〉四首之一，卷 37，頁 2397）

八十年間窮不死，猶能澗底束荊薪。（〈對酒示坐中〉，卷 54，頁 3207）

徹底無能徹骨貧，自憐虛作六朝民。（〈晚秋野興〉二首之二，卷 59，頁 3408）

一日日窮窮不醒，一年年老老如期。（〈雜詠〉十首之四，卷 70，頁 3925）

「二十九年」、「八十年」、「六朝」都是形容時間的漫長；「徹底」、「一日日」則指貧窮的程度，說明陸游對於「貧」、「窮」的感受與體會，不僅伴隨著其生命歷程，而且強烈而自覺。無論是古稀之年的「陸子七十猶窮人，空山度此冰雪晨」（〈寒夜歌〉，卷 34，頁 2233），或接近生命終點的「久困厭從人乞貸，力耕頻遇歲凶飢。行年九十窮彌甚，旅舍燈前自綻衣」（〈宿近村〉，卷 79，頁 4281），「我坐虛名剩得窮，百年身墮畏途中」（〈贈倪道士〉二首之二，卷 82，頁 4407），都說明，直至生命終點，陸游均飽受窮困之苦。上述作品從各種角度反映「貧窮」之漫長無盡，是建立於真實的貧窮感受上。作於開禧 2 年（1206）83 歲時的〈燈下小酌〉：

江湖雙鬢禿，宇宙一身窮，酒浪搖輕碧，燈花落碎紅。交情元易見，春事半成空。
尚覲身強健，煙畦擷芥菘。（卷 65，頁 3701）

更把自己的窮困置於廣大無邊的「宇宙」中，處於天地之中的衰老、渺小之個人，其突出特徵即是「窮」。可知，陸游對「窮」的感受，既有時間的漫長，更有空間上的獨特體認。

仕宦之路，既是士大夫實踐抱負理想的途徑，也是救貧脫窮的希望。但正如歷史學者指出的，南宋士人身為官宦之後，不僅開支大增，同時負擔家族親友的責任，導致貧宦成為普遍的現象。²¹仕宦未必能擺脫貧窮的現象，可透過陸游的自述獲得說明。即使淳熙 16

²¹ 梁庚堯：〈南宋的貧士與貧宦〉，《臺大歷史學報》第 16 期（1991 年 8 月），頁 100-108。

年（1189）二次罷退之前，陸游也屢次為地方官，甚至罷退之後仍領朝廷祠祿，然而，其貧窮之感嘆仍屢屢見於詩中：「貧悴還如筮仕初」（〈冬夜讀書示子聿〉八首之一），卷 42，頁 2629）、「貧悴只如行卷日」（〈排悶〉，卷 42，頁 2874）、「納祿貧如筮仕初」（〈初春書懷〉七首之六，卷 56，頁 3279）等等。說明，即使遊宦出仕，陸游的貧窮始終如一。就如他在〈復齋記〉所云：「某自念少貧賤，仕而加甚。」²²，甚至「仕宦遍四方，每出歸愈貧」（〈雜興十首以貧堅志士節病長高人情為韻〉之一，卷 52，頁 3096）。在陸游晚年，他的三個兒子為了維持家庭生計，也必須外出為官，但還是「得米還求潤底薪，始知天地有窮人。年開八秩寧除死，官及三兒不救貧」（〈歲暮貧甚戲作〉，卷 44，頁 2751）、「老境寧容別，諸兒仕為貧」（〈送子坦〉，卷 56，頁 3285）可知，無論外出為官、或罷官之後仍三領祠祿，甚至三兒外出仕宦，陸游的貧窮都沒有獲得改善。在〈七侄歲暮同諸孫來過偶得長句〉中，陸游這麼說：

雨墊林宗一角巾，蕭條村路並煙津。四朝遇主終身困，八世為儒舉族貧。
行摘殘蔬循廢圃，臥聞飢雀噪空囷。封胡羯末皆佳甚，剩喜團樂一笑新。
（卷 49，頁 2953）

雖然受到孝宗的賞識，且八代為儒，但家族的生計與經濟狀況絲毫沒有改善的跡象。現實生活只能從廢圃中採摘殘蔬，聽聞飢雀鳴噪於空囷。而天倫之樂則成為最大的安慰。雖然陸游常常告誡兒子們要汲取自己的教訓，不要輕易踏上仕宦之路，但為了維繫家族的生計，赴外地為官仍然成為不可免的選擇，陸游對此內心充滿掙扎：

知汝彈冠意易闌，苦貧未免覓微官。餓團巷口殘燈火，愁絕霜風十月寒。（〈子虞調官行在寓餓團巷初冬遽寒甚作兩絕句寄之〉二首之二），卷 68，頁 3838）

心裡頭充滿的無奈與不捨，但卻還是必須與現實妥協。每次送子赴官之時，陸游內心的矛盾是非常強烈的：

老境寧容別，諸兒仕為貧。一春多臥病，幾度送行人。五斗方須祿，千金且愛身。
長安雖可樂，憐汝正思親。（〈送子坦〉，卷 56，頁 3285）

²² 南宋·陸游著，馬亞中、涂小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年），卷 17，頁 202。記寫於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陸游 39 歲。

子坦的出仕，顯然是為了救貧療飢，這樣的選擇就必須與家人分別，也說明貧窮對陸氏家族的生存產生影響。其高齡 83 歲之後的作品：

老叟年年病，書生世世貧。盜寧窺破橐，雀亦棄空囷。屋壞須撐拄，衣穿厭補紉。
今朝風日美，且復過比鄰。（〈貧歎〉，卷 68，頁 3837-3838）

寒生肌粟苦衣單，瘦減頭圍覺帽寬。荒寂在家猶逆旅，窮空養老亦蔬餐。柴青竈突
騰煙細，膏盡燈缸照字難。猶喜新醅三斗熟，半窗梅影助清歡。（〈貧述〉，卷
69，頁 3868）

貧到今年極，蕭然四壁家。弊袍生蟣蝨，粗飯雜泥沙。浩浩乾坤大，茫茫歲月賒。
故鄉煙水窟，別擬卜生涯。（〈貧歎〉，卷 75，頁 4117）

詩例 1、2 寫於開禧 2 年（1206），詩例 3 則寫於嘉定元年（1208），詩中表達了自己的窮困。飲食方面常常是空乏，往往以蔬菜裹腹，飯粒之中甚至雜有泥沙。居宅是環堵蕭然，儲糧匱乏。衣服方面則是單薄老舊。但上述詩例的結語，都激發出玩賞生活的意味，並未因此灰心喪志。

對陸游而言，生命是與「窮」不斷周旋的歷程，現實生活則成為與「貧」對抗的場所，因此有了所謂「處窮上策」的思考，〈貧甚戲作絕句〉八首之二：

處窮上策更誰如，日晏猶眠為腹虛。尚闕鄰僧分供米，敢煩地主送園蔬。（卷 63，
頁 3579）

「上策」，指「處窮」的最佳應對之道。然觀其詩旨，似為自嘲之語。「日晏」句自注「飢則臥不起，貧者之常也」，可見陸游諧謔地轉化了飢餓的折磨。面對這種難堪的飢餓，陸游自嘲不敢奢望有「鄰僧」及「地主」的供米送菜。那麼，陸游的「處窮」之策是什麼？雖然題為「戲作」，但並不表示陸游對「處窮上策」的思考只是說說而已。在對抗貧窮漫長的過程中，陸游確實常常思考著要如何「處窮」、「忍窮」、「忍貧」，甚至更進一步從貧窮之中正視現實生活中的微小幸福，進而思考自我的存在價值。以下則從躬耕、讀書、修德的角度，闡述陸游的「處窮上策」。

三、以躬耕與讀書為主的處窮書寫

陸游詩中反映的處窮之道，可以先從躬耕與讀書兩個角度加以闡述。早年赴蜀任夔州通判時，陸游曾云：「俸錢雖薄勝躬耕」（〈夔州通判〉，卷2，頁179），顯示此刻陸游的生存所需主要以仕宦之俸祿為主。但與此同時，陸游也說「為農父子長相守，誤計隨人學宦遊」（〈定拆號日喜而有作〉，卷2，頁191），又顯示他對宦遊的疲倦，開始思考為農的可能。從此，這種仕宦以求俸祿與歸鄉以躬耕維生的矛盾衝突，就一直延續著。在蜀地將近十年的時間，陸游吟詠自然風光之中也雜有宦遊感慨，但詩中仍較少述及處窮的書寫。開始自覺敘述自己的處窮之道，是罷黜閒居山陰時。由於仕宦之路飽經壓抑罷黜，陸游也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生存之道：

暮境難禁日月催，臘醅初見拆泥開。壓車麥穗黃雲卷，食葉蠶聲白雨來。薄飯蕨薇端可飽，短衫紵葛亦新裁。宦塗自古多憂畏，白首為農信樂哉！（〈村居初夏〉五首之一，卷22，頁1663）

……君看早朝塵撲面，豈勝春耕泥沒踝。為農世世樂有餘，寄語兒曹勿輕捨。（〈江村初夏〉，卷22，頁1666）

澤國固多雨，暮春猶薄寒。兒童葺茶舍，婦女賽蠶官。閱世年雖往，為農興未闌。窮途得一飽，亦足慰艱難。（〈春晚雜興〉六首之二，卷32，頁2131-2132）

以上詩例分別寫於紹熙2年（1191）67歲以及慶元元年（1195）71歲時，雖然已近衰老之身，陸游卻由衷地欣賞農村景象，在簡陋的衣食中得到知足之感，並歌詠白首為農之樂。即使農耕生活要付出艱辛的勞力，卻勝於為宦的早朝迎塵。

在多雨猶寒的時節，全家大小葺舍養蠶，自食其力。在勞動農耕的過程中，陸游體驗到為農的喜悅，由此所獲得的溫飽，也令他格外珍惜。這些詩作，都是直接詠嘆窮中得飽的為農之樂，並無牢騷抱怨之語。

對照仕宦之路的動輒得咎，身不由己，耕田勞作雖然辛苦，卻讓陸游感到身心自由，因此，為農生活的快樂自足，陸游再三言之：

天遣為農老故鄉，山園三畝鏡湖傍。嫩莎經雨如秧綠，小蝶穿花似繭黃。斗酒隻雞

人笑樂，十風五雨歲豐穰。相逢但喜桑麻長，欲話窮通已兩忘。（〈村居初夏〉五首之四，卷 22，頁 1664）

堅閉門來又過冬，一裘且復擁龍鍾。不辭陋巷如漿冷，自愛新醅似粥醲。迎婦橋邊燈煜煜，賽神林外鼓鞀鞀。豈惟自得閑中趣，要遣兒孫世作農。（〈閒趣〉，卷 33，頁 2211）

在綠秧黃花的賞心悅目中，體驗農居的豐樂自足，關心農事，也讓他忘記窮通的差別。以「閒趣」為題，更可看出從事躬耕的陸游，領略到生命的自由與安和。由此所獲得的閒趣喜樂，使其發出「要遣兒孫世作農」之語。當然，陸游的躬耕自給，並不意味著他已經放棄士大夫的理想追求，相反的，他體認到躬耕是士大夫實踐生命理想的另一種形式：

祿食無功我自知，汝曹何以報明時。為農為士亦奚異，事國事親惟不欺。道在六經寧有盡，躬耕百畝可無飢。最親切處今相付，熟讀周公七月詩。（〈示兒子〉，卷 41，頁 2581）

黃絕五丈裁衫穩，黑黍三升作飯香。造物要教無愧怍，一身溫飽出耕桑。（〈庚申元日口號〉六首之二，卷 42，頁 2633）

詩例一「祿食無功」指雖遭罷黜，仍領祠祿，由此生出「何以報明時」的慚愧感。但陸游也清楚，返鄉為農並非出於他自願，而是兼濟理想無法獲得實現施展之後的無奈選擇。若能坦然不欺，無論是在國事君，或是在家事親，那麼為農或為士，並無差別。因此，詩例二就表達了衣食自給，以求無愧之心的生活。這是陸游的調適之道，既化解了他不遇於時的窮困處境，也安頓了他躬耕的勞累身心。畢竟，無論是在朝為官，或退居為農，不欺、無愧才是最高的指導原則。

從這個角度加以審視，陸游並非單純地歌詠為農之樂，而是更進一步追問，為農之後，該如何確認自己的存在尊嚴。〈記老農語〉一詩云「雖然君恩烏可忘，為農力耕自其職」（卷 55，頁 3230），藉老農之口道出「力耕自其職」的職責意識，把在朝事君的士大夫職責轉化成在鄉為農自耕的農人職責。在這種意識下，陸游特別強調躬耕自給的尊嚴，如以下詩例：

飲水蕭然臥曲肱，桑村麥野醉騰騰。老身長子知無憾，泛宅浮家苦未能。南畝服勞

勝乞食，腐儒垂死恥依僧。柴荆常閉斜陽裏，剝啄雖聞亦嬾應。（〈書志〉，卷 58，頁 3367）

憂患無窮生有涯，惟須百事屏紛華。人誰敢侮修身士，天不能窮力穡家。頻喚老僧同夜粥，間從隣叟試秋茶。結茅林下從來事，瓦屋三間已太奢。（〈述意〉，卷 59，頁 3413）

雖飲水曲肱卻買醉桑野，藉此消解居處不安之愁。古賢達之人在窮困時，有乞食依僧之例，但陸游則希望透過努力耕種自食其力。因此，即使生命充滿憂患，年華短促，陸游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以修身堅定志意，度過貧窮。在與老僧夜粥、鄰叟試茶的生活中，安於目前的境況。這樣的心境，不是安於宿命的平和，而是以儒家固窮修身的理想，堅定躬耕自給的信念，同時也藉此超越貧困的現實生活。在此心態下，陸游一方面勇敢面對為農的艱苦，一方面坦然接受自己必須躬耕以求得溫飽的處境：

房櫓深深績火明，垣屋蕭蕭礱穀聲。作官覓飽最繆算，羨爾為農過一生。（〈夜投山家〉四首之四，卷 69，頁 3852）

……農家雖苦貧，終勝異鄉縣。（〈石堰村〉，卷 69，頁 3855）

為農幸有家風在，百世相傳更勿疑。（〈農家〉，卷 77，頁 4219）

南村北村鼓冬冬，剗羊刺豕祭潭龍。一生衣食財取足，百世何妨常作農。（〈春日雜興〉十二首之二，卷 81，頁 4358）

老農飯粟出躬耕，捫腹何殊享大烹。吳地四時常足菜，一番過後一番生。（〈種菜〉四首之二，卷 82，頁 4423）

上述詩例從各種角度表述對為農價值的肯定與接受，在燈火中勞作磨穀的山家農人，讓陸游開始嚮往平凡安穩的農人生活；農家生活雖然是貧苦的，比起漂泊異鄉，又是值得珍惜的。這些為農的現實生活價值，加上心理上的尊嚴，讓陸游以為農家風自稱，並發出「百世何妨常作農」的心願。在〈種菜〉一詩中，陸游還從種植蔬菜的勞動生活中，領悟出天地在四時循環中育生萬物的仁心。

「為農」之樂的表達，除了維繫生活，確保存在的尊嚴，也是「為士」之路無法實踐的轉換。但學優而仕，世代為儒畢竟也是陸游的家族傳統。當兼濟天下之志受到外在客觀環境的限制阻礙時，讀書既可獨善其身，也是進德修業，完善自我的重要途徑。在陸游龐大的詩作中，既有金戈鐵馬的志士形象，更有讀書好學的學者形象。莫礪鋒已從不同角度描繪出陸游的讀書生活，並指出，「陸游詩中的學者形象也許是整個古典詩歌史上的獨特存在」。²³但陸游透過讀書詩表現的學者形象，與理學家有所不同。與陸游相識的朱熹，建構了體大思精的儒學理論，其中讀書是重要的工夫論與修養論。對朱熹而言，讀書和靜坐、主敬等工夫論是一致的，都是完成人格修養，達到聖賢境界的重要方法。²⁴因此，讀書不僅是一個學而優則仕的途徑，更是完善個人道德修養的工夫。陸游雖不以理學論述著稱，但在處窮書寫的作品中，對於如何在貧窮之中保持讀書的熱情，進而以讀書克服外在條件的限制，也有著深刻的體會。學者論及陸游讀書詩時，就認為其大量讀書詩不僅全面表現出讀書的各種細節，也沒有把自我侷限於書齋斗室中，而是充滿對人生的關懷、對生活的熱愛。²⁵淳熙8年（1181）第一次被罷黜退居山陰後，陸游即開始藉讀書生活持志養氣：

短景窗易黑，長宵爐少紅。直令貧到骨，未害氣如虹。志士元謀道，儒生敢諱窮。
霜嚴雞喔喔，但愧讀書功。（〈炭盡地爐危坐至夜分戲作〉，卷14，頁1100）

讀書四更燈欲盡，胸中太華蟠千仞。仰呼青天那得聞，窮到白頭猶自信。……（〈讀書〉，卷14，頁1142）

詩例一雖為戲作，詩中卻充滿浩然之氣。「貧到骨」是令人難堪的現實，但「氣如虹」卻是道德力量的自由展現。而志士憂道不憂窮的古訓，更是牢記在心。最後再次提醒自己，讀書的目的是無愧於聖賢。詩例二作於淳熙9年（1182），表達了雖困處鄉里，窮居自處，但內在的信心卻未因此退卻，這種道德自信產生的力量，正是從讀書的過程中產生。因此，對陸游而言，讀書與躬耕一樣，具有克服貧窮，安頓身心的重要功能。〈雨夜〉一詩：

²³ 莫礪鋒：〈陸游詩歌中的學者自畫像〉，《古典詩學的文化觀照》（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155。

²⁴ 王雪卿：〈讀書如何成為一種工夫——朱子讀書法的工夫論研究〉，《清華中文學報》第13期（2015年6月），頁49-106。

²⁵ 莫礪鋒：〈陸游讀書詩的文學意味〉，《古典詩學的文化觀照》，頁156-171。

歲晚茆茨劣自容，齒搖將脫髮將童。心游萬里關河外，身臥一窗風雨中。醫不可招惟忍病，書猶能讀足忘窮。夜闌睡覺蛩聲裏，時見燈花落碎紅。（卷 27，頁 1913）

困居於窄室之中，衰老之態愈顯，雨夜之時只能作臥遊之想。寂寥的夜晚，強忍病況，以讀書忘卻現在的窮困。在半夢半醒之間，只有蟲吟的陪伴，細看燈花不時落下碎紅。詩中描述的情調，是落寞困頓的，但陸游並未因此怨嘆貧窮，其中關鍵在於「書猶能讀足忘窮」的自覺體認。以下詩例即從各方面說明了這一處窮型態：

家住黃花入麥村，閒將穉子出柴門。草根螢墮久開闔，雲際月行時吐吞。未分悲憂攻齒髮，已將生死付乾坤。舊書半蠹猶堪讀，糲飯藜羹莫更論。（〈夜與兒子出門閒步〉，卷 24，頁 1759）

微骨貧來累始輕，孤村月上正三更。汝緣油盡眠差早，我亦尊空醉不成。南陌金羈良自苦，北邙麟冢半無名。書生事業期千載，得喪從來未易評。（〈九月二十三夜小兒方讀書而油盡口占此詩示之〉，卷 25，頁 1816）

夜深青燈耿窗扉，老翁稚子窮相依。齋鹽不給脫粟飯，布褐僅有懸鶉衣。偶然得肉思共飽，吾兒苦讓不忍違。兒飢讀書到雞唱，意雖甚壯氣力微。可憐落筆漸健快，其奈瘦面無光輝。布衣儒生例骨立，紈袴市兒皆瓠肥。勿言學古徒自困，吾曹舍此將安歸？作詩自寬亦慰汝，吟罷撫几頻歎歎。（〈書嘆〉，卷 29，頁 1982）

詩例一寫與稚子閒行，得螢飛月吐的觀賞之趣，面對自己的衰老生死，陸游以舊書猶堪讀表示窮而不輟的進學之心。詩例二也是從貧困中激發書生事業的壯心。臥居孤村，小兒欲讀書而油盡，自己欲買醉而酒空，由此可見窘困。即使如此，陸游並不羨慕富貴騰達之人，而以期千載的書生事業自許。詩例三的情感更為豐富曲折，先從父子生活的困頓匱乏寫起，再感嘆小兒忍飢讀書的狀況，點出「布衣儒生例骨立」的現實。面對這種嚴酷的社會現實，兒輩產生了質疑，陸游則以「舍此將安歸」勉勵。此處的「歸」，並非現實物質生活層面，應是指精神層面的自我安頓。

父子在窮困之中相依讀書，相互勸勉的畫面，屢屢出現於陸游的詩中，他總是叮囑兒孫，讀書是陸家世傳家學，切不可輕忽：

讀書乃一癖，我亦不自知。坐書窮至老，更欲傳吾兒。吾兒複當傳，百世以為期。

君看北山公，太行尚可移。（〈村舍雜書〉十二首之十一，卷 39，頁 2514）

短褐財遮肝，孤煙僅續炊。久窮方有味，古語不吾欺。堅坐忘昏旦，殘年迫耄期。
尚餘書滿屋，手校付吾兒。（〈忍窮〉，卷 42，頁 2638）

以讀書為自己的一癖，雖然沒有改變窮的狀況，但還是要把書生事業傳遞給兒輩，進而代代相傳，效法北山愚公移山的堅毅精神。〈忍窮〉一詩更可看出陸游對「書猶能讀足忘窮」的徹底實踐。衣食的困窮反而激發出「久窮方有味」的體悟，所謂的「味」，非指感官味覺層面，而是對貧窮狀態的坦然接受，進而體會其中的生活滋味。陸游老而不倦，窮而益堅地讀書，不是為了圖一溫飽，追求功名富貴，而是教導兒孫的處世方針。

由於僻居鄉里，與陸游共讀、問學的對象，多是兒孫。而這些晚輩，不僅是陸游讀書的良伴，更是共同維護學術傳統的同道，〈示兒〉詩：

得道如良賈，深藏要若無。冶金寧輒躍，韞玉忌輕沽。儒術今方裂，吾家學本孤。
汝曹能念此，努力共枝梧。（卷 54，頁 3186）

前四句敦敦告誡為學讀書的心法，期待兒輩韜光隱晦，不可急躁，後四句則以力學期勉，為維護儒術正統而相許。可見，陸游及其兒輩雖僻居農村，甚至以農人自居，但這種孤學無友、家計艱難的困境，並未阻礙其光揚儒術，力守道德學問的本心。因此，讀書既是陸游克服貧窮生活的良方，更是其力守士大夫固窮守道的表現。對此，陸游自己有相當自覺的認識，〈東齋雜書〉十二首之十二：

學者學聖人，斯須不容苟。百年樂簞瓢，千載仰山斗。家庭盛弦誦，父子相師友。
但令書種存，勿媿畊壟畝。（卷 66，頁 3745-3746）

詩作於開禧 2 年（1206）82 歲，詩中表達以聖人為師，以簞瓢為樂而無愧於心的生活。雖然幽居鄉里，但無礙於聖人之道的追求，父子之間相互為師友，也是師法聖賢的實踐之道。父子相師友，不僅是為了學聖人，也能使讀書事業相傳不絕。此一生活型態結合了讀書與耕田，學習與實踐，是陸游最重視的家訓之一。生命的最後一年，嘉定 2 年（1209）86 歲的〈示子〉詩：

家貧不學儉，物理有固然。要是善用短，足以終其年。我家稽山下，稟賦良奇偏。

敢言中人產，日或無炊煙。有兒更耐窮，伴翁理遺編。短檠幸能繼，竟夜可忘眠。
(卷 81，頁 4355)

詩一開始仍從描述困窮的生活說起，但即使面對炊煙不繼的窘況，陸游卻以兒子的「更耐窮」而獲得安慰。這種「父子相師友」，以抵抗貧窮艱困，以家學力守道義的精神氣骨，實是其愛國志士形象的另一幽微處。

除了從「父子相師友」的角度表現在處窮之中不忘讀書，陸游也常從不同的面向刻劃讀書忘窮的自我形象：

枉是儒冠遇太平，窮人那許共功名。枯腸不飽三升稷，皓首猶親二尺檠。寓世已為當去客，愛書更付未來生。夜闌撫几愁無奈，起視離離斗柄傾。(〈春夜讀書〉，卷 29，頁 1991)

門前客三千，帳下兵十萬。人生可意事，隨手風雨散。不如一編書，相伴過昏旦。豈惟洗貧病，亦足捍患難。老夫垂八十，巖電尚爛爛。孤燈對細字，堅坐常夜半。吾兒幸能繼，書亦未殘斷。……(〈秋夜讀書〉，卷 47，頁 2879)

颼颼黃葉欲辭枝，況著霜風抵死吹。投老難逢身健日，讀書偏愛夜長時。孤村月白聞衣杵，破竈煙青煮芋糜。不是用心希陋巷，為儒自合耐寒飢。(〈冬夜〉，卷 48，頁 2928)

上述詩例的情境同為夜讀，卻有春夜、秋夜、冬夜的不同區別。詩中，以「窮人」；「枯腸」、「貧病」、「堅坐」、「寒飢」等詞彙，描述出自己的貧窮狀況。但是，這些困境，卻激發了陸游「愛書欲付未來生」的誓願，更有藉「一編書」來「洗貧病」、「捍患難」的堅強。在〈冬夜〉詩中，陸游既表達了「讀書偏愛夜長時」的獨特體會，更抒發其所以在窮境之中讀書不輟，不是為了求得後世的不朽之名，而是自覺體認到讀書是為士為儒的必然承擔。若與同時代朱熹從成德之學角度強調讀書的重要，陸游的表述則彰顯出讀書可以「洗貧病」、「捍患難」的功能。

四、以養氣修身為主的處窮書寫

南宋之後，隨著性命之學的發展與完善，士人對道德之學的追求與強調，也獲得進一步的加強，此一思想背景清楚地反映在陸游的處窮詩中。陸游認為涵養道德，修身養性，可以超越貧窮的困境，即使躬耕田野，也力守讀書溫經的儒者本業，進而砥礪道德，以修身養氣對治貧窮。早在高宗紹興 27 年（1157），陸游居山陰時，即表達了不畏困窮，但求無愧於心的志向，〈次韻魯山新居絕句〉二首之一：

求得軒車心愧天，不如窮死却陶然。君曾布衣尚可活，那有日興須萬錢。（卷 1，頁 28）

「求得軒車」代表富貴，但若得之有愧於心，寧願窮困終生。最後兩句更表達了對榮華富貴的鄙棄。可知陸游早年即有希慕儒家固窮守志，堅持道義的心願。如研究者已指出的，陸游自淳熙 16 年（1189）罷歸山陰後，開始創作大量與修身讀書之志相關的詩歌，此一創作特質在嘉泰 3 年（1203）自臨安修史返鄉後則更為頻繁。²⁶這種堅守道義，寧「窮死却陶然」的心志，屢屢表現於困居鄉里時的作品中：

月痕澹欲無，斗柄低半沒。荒陂雁飛鳴，草屋牛臥齧。我行湖邊路，霜冷刮病骨。斷隄沙水溼，屢滑常恐蹶。殘年垂七十，野處猶短褐。窮死士所有，權門不可謁。（〈夜行湖上〉，卷 24，頁 1731）

士窮見節義，木槁自芬芳。坐回萬物春，賴此一點香。（〈梅花絕句〉十首之八，卷 24，頁 1734）

上引二詩均作於紹熙 2 年，陸游 67 歲。〈夜行湖上〉藉由「行」的描述，帶出「窮死士所有」的結論，把原本單純的出行，轉化成立身處世的自我堅持。把「窮死」視為「士」承擔道義之後必然要面對的結果。〈梅花絕句〉則以梅花的凌寒而開，由微香而見萬物回春，以萬物蓬勃的生命力比喻士大夫在處窮之時的道德力量。正因為有這種堅持，即使面對「窮冬迫寒餓，凜有在陳厄」，甚至「手皸若龜兆，面槁無人色」，陸游仍秉持「士窮自其分，所幸全大節」（〈書逆旅壁〉卷 31，頁 2105）的素願。

士必須承擔窮厄，更應該在承擔之中益發堅韌，對此陸游有深刻的體認，〈醉睡初覺偶起〉即自述：「老去才雖盡，窮來志益堅」（卷 30，頁 2053）。所謂的「志」，是儒家強

²⁶ 何映涵：〈陸游晚年人生志趣新探〉，《中國文學研究》第 36 期（2013 年 7 月），頁 98。

調士大夫的困窮之志。〈夜坐〉一詩即提供具體的情境：

燈暗一室幽，鳥鳴四山靜。道人坐倚壁，度此清夜永。少時志功名，癡絕如捕影。
造物遺以窮，磨礱發深省。坐令盆盎淺，渺渺波萬頃。雖未造道真，南轅終至郢。
(卷 32，頁 2162)

在幽室空山中，兼濟天下之志似乎渺渺無期，銳意抱恢復之志的鬥士，只能如道人般匡坐壁隅，陸游由此自笑少時的功名之念，正像癡絕的捕影行為，注定徒然無功。但與此同時，陸游體認到這種生命中的窮困，自有造物者的深意，無非是藉窮境淬鍊生命，反省自我，重新定位存在的價值。這也是漫長且值得念茲在茲的追求。因此，陸游發出「雖未造道真，南轅終至郢」的領悟與感慨。詩中的「造道」，正是陸游面對生命困境之時，瞭解到這是造物者「磨礱」之意。正因為有「造物遺以窮，磨礱發深省」的體認，陸游對於貧窮，不是哀嘆感慨，而是從中尋求完善自我的力量。所以陸游開始對白居易（772-846）詩中「貧堅志士節」一語再三致意，分別於慶元 5 年（1199）、嘉泰 2 年（1202）寫下〈冬日讀白集愛其貧堅志士節病長高人情之句作古風十首〉以及〈雜興十首以貧堅志士節病長高人情為韻十首〉。這兩組詩的寫作，可看出陸游對白居易詩「貧堅志士節，病長高人情」一語的心嚮往之。²⁷如〈冬日讀白集愛其貧堅志士節病長高人情之句作古風十首〉：

君子亦有慕，不慕要路津。君子亦有恥，不恥賤與貧。風俗未唐虞，《詩》、《書》非一秦。展轉不能暝，臥聽雞唱晨。（十首之一，卷 41，頁 2600）

成童入鄉校，所願為善士。富貴本邂逅，不遇亦已矣。生輕名義重，固守當以死。堂堂七尺軀，勿使污青史。（十首之四，卷 41，頁 2601）

勁風東北來，茆屋吹欲裂。出門有奇觀，湖上千峰雪。日高炊未具，歲晚衣百結。士豈無一長，所要全大節。（十首之五，卷 41，頁 2601-2602）

²⁷ 白居易原作為〈酬楊弘貞長安病中見寄〉，詩中「貧堅志士節」一語是對楊弘貞而言，白居易則自述「折腰我營營」。詩中對楊弘貞的描述是：「隱几自恬澹，閉門無送迎。龍臥心有待，鶴瘦貌彌清。清機發為文，投我如振瓊。何以慰飢渴，捧之吟一聲。」彰顯的還是恬然自得，與世無求的隱者形象，與陸游強調從困窮自守中彰顯道德修養，存在一定的差異。見唐·白居易著，謝思緯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卷 5，頁 486。

不慕權門，不以貧賤為恥，是陸游立身處世的基本原則，這種效法古代聖賢的志意，是其每日念茲在茲的道德實踐。因此，成為「善士」遠比取得富貴重要。對此道義的遵行，甚至比生命的存在更值得固守。詩例三則以勁風、千峰雪的自然景象，彰顯出窮寒之士固守節操的形象。而〈雜興十首以貧堅志士節病長高人情為韻十首〉，則是作於嘉泰 2 年（1202）赴臨安編修史書時所作，組詩中列舉前賢典範，如陶淵明的固守貧窮，石介的不慕富貴等，抒發「貧堅志士節」的思想。

在〈《周益公文集》序〉中，陸游認為「天之降才固已不同，而文人之才尤異。」²⁸而文人之才之所以與眾人「異」，是因為「若夫將使之闡道德之源，發天地之秘，放而及於鳥獸蟲魚草木之情，則畀之才亦必雄渾卓犖，窮幽極微，又畀以遠遊窮處，排擯斥疏，使之磨礪齟齬，瀕於寒餓，以大發其藏。」這種觀念雖然與歐陽修〈梅聖俞詩集序〉的論述相近，卻更加強調「闡道德之源」的重要。除了正面強調堅定志節以面對窮困，陸游同時也常以自我反省的方式，覺察自己的處窮之志：

古服追隨野老歡，豎裁布褐縮縫冠。霜清頓洗肺肝熱，木落更知山澤寬。斗酒敢言嫌魯薄，杯羹聊得學吳酸。一貧自是書生分，忍媿看人却似難。（〈冬初薄霜病軀益健欣然有賦〉，卷 41，頁 2579）

坐臥北窗下，百事廢不治。脫粟與大布，衣食裁自支。溫飽豈不欲，違道予心悲。地下見先人，所冀尚有辭。（〈擬古〉四首之四，卷 41，頁 2593）

一樹紅梅已半殘，破裘也復敵春寒。忍窮過日却嗟易，負媿終身良獨難。活火靜看茶鼎熟，清泉自注研池寬。人生樂處君知否，萬事當從心所安。（〈初春感事〉二首之二，卷 45，頁 2774）

上引詩例都指出即使面臨生活的窮困艱難，但一旦自覺道德修養上有所虧欠，即「違道」、「負媿」的羞恥感，則馬上提醒自己、進行反省。陸游自道：「世間萬事俱茫茫，惟有進德當自強」（〈自傷〉，卷 36，頁 2328），正是這種「進德當自強」的信念，當陸游在面對飢寒時，益發堅定。〈初春感事〉中的「忍窮過日卻嗟易，負媿終身良獨難」，道出陸游寧忍窮過日，也不願負媿終身的志向。「忍窮」，除了有忍受貧窮之意外，更有主動接受，積

²⁸ 南宋·陸游：〈《周益公文集》序〉，《渭南文集校注》，卷 15，頁 153。

極承擔之意，是陸游處窮書寫中頗具個性化的用語之一。²⁹陸游的忍窮當然也包括「忍貧」。以下詩例即將「忍貧」與道德修養相聯繫：

晨起梳頭拂面絲，行年七十豈前期。此生猶著幾兩屐？長日惟消一局棋。空釜生魚忍貧慣，閑門羅雀與秋宜。區區名義真當勉，正是先師戒得時。（〈晨起〉，卷30，頁2059）

吾儕之生乙巳年，達者寥寥窮比肩。退士一生藜藿食，散人萬里江湖天。忍貧不變我自許，挾術自營君豈然？一事尚須煩布策，幾時能具釣魚船？（〈贈童道人蓋與予同甲子〉，卷34，頁2258）

食案何蕭然，春薺花若雪；從今日老硬，何以供采擷？山翁垂八十，忍貧心似鐵，那須萬錢筋，養此三寸舌？軟炊香粳飯，幸免煩祝噎。一瓢亦已泰，陋巷時小啜。（〈春薺〉，卷42，頁2651）

遯跡荒村慣忍貧，秋毫不使喪其真。家居亦以古為鑑，事過始知天勝人。臨食致思方下箸，讀書有得每書紳。放翁耄矣當知幸，布褐藜羹畢此身。（〈遯跡〉，卷75，頁4126）

上引詩例分別寫於70歲、72歲、76歲以及84歲，〈晨起〉詩中「空釜生魚忍貧慣」，表達其對生活困乏的接受，並以此激發希慕名義之心。〈贈童道人蓋與予同甲子〉則藉追求個人長生之童道人，表達「忍貧不變」的「自許」之志。〈春薺〉詩，先敘述日常飲食的困乏，進而表達「忍貧心似鐵」的情志。「一瓢」、「陋巷」則說明此一「忍貧」之志，來自於儒家在固窮之中完善道德的理想。〈遯跡〉詩中的「慣忍貧」則說明陸游雖窮處荒村，

²⁹ 陸游之前，黃庭堅、張耒、陳與義均使用過「忍窮」一詞。如黃庭堅〈次韻張仲謀過鬴池寺齋〉：「深念煩鄉里，忍窮禁貸賒」，見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容、史季溫注，劉尚榮校點：《黃庭堅詩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卷5，頁232；張耒〈二十三日晨欲飲求酒無所得戲作〉：「努力忍窮甘寂寞，人間萬事如反手」，宋·張耒著，李逸安、孫通海、傅信點校：《張耒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卷13，頁232；陳與義〈別岳州〉：「丈夫少壯日，忍窮不自恕」，見南宋·陳與義著：《陳與義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年）。然細究這些詩人使用「詩窮」之意，以抵抗、忍受窮困之意為主，而陸游詩中的「忍窮」，卻帶有主體道德力量的積極面與自主性，其中精神內涵的差異，值得注意。

卻努力在日常行為中修養道德，所謂「秋毫不使喪其真」。觀察以上詩例中所使用的「忍貧」一語，可知陸游面對現實生活中的窮困匱乏，除了堅定志節，更激發出積極容受、承擔的情懷。在陸游之前，只有陳師道在〈謝憲臺趙史惠米〉詩中使用過「忍貧」，詩云：

平生忍欲今忍貧，閉口逢人不少陳。俸薄身清趙都史，也能作意向詩人。³⁰

從第一句「忍欲」與「忍貧」的對比可知，陳師道對忍貧的認知，是對欲望與需求的節制，並努力堅守耿介孤傲的個性。對照陸游在日常生活中的「忍貧」，可知陸游賦予更豐富的內涵，在日常生活中與貧窮的共處，自我調節。〈書意〉一詩對此有清楚的闡述：

萬事馬牛風，蕭然破屋中。忍貧增力量，耐辱見神通。道進天魔散，心安客疾空。
微言施魚鳥，一一脫池籠。（〈書意〉，卷 66，頁 3723）

詩中首聯表達身處破屋，心境卻絲毫不受影響。而頷聯的「忍貧增力量」，則可見出陸游對「忍貧」的創造性用法，意謂在接受、承擔貧窮的考驗中，增強了個人對抗外境、完善自我的力量，因此才有「耐辱見神通」。而頸聯的「道進」、「心安」更說明，這種力量可以驅散天魔，也可以讓人心安。這種由道德產生的力量，施及萬物，也可以讓萬物自適安然。此詩雖然帶有道德言說的色彩，卻可以由此瞭解陸游藉由「忍貧」「忍窮」所開展的道德生命。

對陸游而言，貧與窮已不是令人難以忍受，避之惟恐不及的困境，反而是深化道德修養，堅定志節的考驗。以下詩例即顯示了這種堅毅精神：

憶昔初辭鵷鷺行，慨然誓墓老耕桑。蓼汀夜宿夢魂爽，梅塢暮歸襟袖香。窮巷每多閒日月，小兒時誦古文章。吾儕窮死從來事，敢變胸中百鍊剛。（〈歲暮書懷〉二首之二，卷 45，頁 2768）

困窮全素節，羸老愈剛腸。報國永無日，飯蔬那自傷。布衾如鐵冷，冬夜抵年長。推枕歌梁甫，中庭月似霜。（〈中夜苦寒〉，卷 49，頁 2942）

³⁰ 宋·陳師道著，宋·任淵注，冒廣生箋：《後山詩注補箋》（臺北：廣文書局，1967 年），卷 9，頁 298。

氣全自可忘憂患，心動安能敵死生。若論老人真受用，已多稗飯與藜羹。（〈村舍〉七首之七，卷 78，頁 4261）

詩例一道出退居鄉村後，以耕桑為生，在自然山水中身心安然，體驗到閒適優游的耕讀生活。所謂「吾儕」指的是外在功業理想受阻後，回歸鄉居，仍堅持儒家獨善其身的道德理想。詩例二，則直接道出「困窮全素節」的生命型態，在困窮之中，儒家強調的節操反而得到更徹底的實踐，並且不隨生命的羸老而有所衰歇。從「報國」、「歌梁甫」的描述可知，困居鄉村的陸游，並未忘記報國志向，但只能轉化成個人志節的提升。詩例三的「氣全」、「心動」均為孟子強調的養氣、不動心的道德修養，這種修養既然無法實踐於外在的功名志業，卻能在窮困的環境中得到考驗。上述詩例都強調在困窘的生活條件中，仍堅守儒家的道德修養論，轉化貧窮為個人生命境界。在〈稽山雪〉，是陸游生命最後期「為隱者作」，其中也提到「人生飢寒固亦有，養氣不動真豪傑。希名後世吾所恥，姓字寧與身俱滅。」（卷 80，頁 4329），正可視為陸游的自勉之詞。早年希冀成為戰場英雄的理想，到了窮困的晚年，則期許自我成為「養氣不動」的「豪傑」。

必須指出，陸游處窮之中的道德論述並非只是放言高論，而是有真切的時代背景。從青年到壯年，陸游大可放棄高談恢復之志，向主和派示好，以求得榮華富貴，遠離貧窮；晚年，在慶元黨禁發生之際，韓侂胄大權在握，陸游本可選擇有利位置，以此加官晉爵。但觀察其言行，陸游仍堅守初衷，始終對權勢富貴保持一定的距離。³¹〈方德亨詩集序〉中，陸游強調：

詩豈易言哉？才得之於天，而氣者我之所自養。有才矣，氣不足以御之，淫於富貴，移於貧賤，得不償失，榮不蓋媿，詩由此出，而欲追古人之逸駕，詎可得哉？³²

此序作於慶元 6 年（1200），陸游 76 歲。其時慶元黨禁正嚴，被朝廷視為偽學之首的朱熹已於三月病故，當時陸游在肅殺氣氛中仍寫文悼念。而這篇序寫於四月，序中把儒家養氣的道德修養論與詩歌創作相聯繫，認為創作的才能天賦固然重要，但若沒有養氣的道德工夫，終究無法達到詩歌的最高成就。這個觀點，正與陸游處窮書寫強調的無愧、固窮、忍窮以及在貧窮的考驗中彰顯主體的道德修養，相互呼應。

³¹ 陸游於慶元 6 年為韓侂胄撰寫〈南園記〉，引起後人對陸游政治立場與操守的質疑。對此事件的考論與評價，于北山的意見可稱公允。蓋于北山認為陸游的不表態，是出於團結內部，而寫記一事，謹守文體規範，並無諛詞。見于北山：《陸游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446-462。

³² 南宋·陸游：《渭南文集校注》，卷 14，頁 131。

寧宗開禧元年（1205），陸游於〈澹齋居士詩序〉追憶紹興以來的詩歌發展：

蘇武、李陵、陶潛、謝靈運、杜甫、李白，激于不能自己，故其詩為百代法。國朝林逋、魏野以布衣死，梅堯臣、石延年棄不用，蘇舜欽、黃庭堅以廢紬死。近時，江西名家者，例以黨籍禁錮，乃有才名。蓋詩之興本如是。紹興間，秦丞相用事，動以語言罪士大夫，士氣抑而不伸，大抵竊寓于詩，亦多不免。³³

對照宋代之前典範詩人的發憤抒情，陸游突顯宋代詩人多以「棄不用」、「廢紬」、「黨籍禁錮」而遭遇到的政治之窮。尤其是秦檜當政時期，對士大夫的整肅貶斥，形成更為嚴峻惡劣的政治氛圍。無論是恢復之志的失落，或是仕宦之路的屢遭罷黜，陸游其實也是此一政治局勢的間接受害者。面對這些嚴酷的局勢，陸游主張透過詩篇表情言志，彰顯氣節，同時也張揚詩道。「蓋詩之興本如是」這句沉重的話語，雖然針對自古詩人多窮而發，但其中卻有提振士氣，以道德自許的深衷。陸游這種不以道學聞名，卻不失道學內涵的生命精神，清人趙翼如此評論：

時偽學之禁方嚴，放翁不立標榜，不聚徒眾，故不為世所忌，然其優游里居，嘯詠湖山，流連景物，亦足見其安貧守分，不慕乎外，有昔人「衡門泌水」之風。是雖不以道學名，而未嘗不得力於道學也。……可見其晚年有得，非隨聲附和，以道學為名高者矣。³⁴

認為陸游在高壓肅殺的政治氛圍中，能保持自我的獨立，並優游於山水自然，這種「安貧守分」之修養，其實得力於道德之精進。而這種「雖不以道學名，而未嘗不得力於道學」的生命典型，更深刻地體現了宋人將道德之學內化於日常生活的表現，這也是陸游處窮書寫中值得加以注意的面向。

正因為有道德修養作為根柢，並把面對貧窮視為修養工夫，陸游得以發展出獨特的處窮態度。即使被兩宋詩人推為崇高典範的杜甫，在面對貧窮時，也難免「把自己的窮困歸根於奉儒」，而「詠貧詩正是那種充滿矛盾的窮儒意識的體現。」³⁵到北宋，歐陽修針對梅堯臣而提出的「窮而後工」之論，把詩學理論與儒家獨善其身的修身範疇相聯繫，讓「窮

³³ 南宋·陸游：〈澹齋居士詩序〉，《渭南文集校注》，卷15，頁147-148。

³⁴ 清·趙翼著：《甌北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卷6，頁93。

³⁵ 鄧魁英：〈杜甫的窮儒意識與詩歌創作〉《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4期（1997年12月），頁23-24。

也成為了一種美德」。³⁶但必須指出，無論是梅堯臣自身，還是歐陽修，都對詩歌創作者功名無成，仕宦不遇有著強烈的憾恨，而力圖尋求心靈的平衡。真正從生活之窮與政治之窮的兩重困境中尋得心靈平衡，不忘砥礪自我修養道德，使「窮」成為一種美德，陸游更為當之無愧。也正如學者指出的，這種具有以修身養性為志趣的明確自覺，不僅使內心得到歸屬感與滿足感，也撫平了功名無成的失意。³⁷

五、「窮」與詩家事業：陸游的詩窮觀

宋仁宗慶曆6年（1046），歐陽修在〈梅聖俞詩集序〉提出「窮而後工」說：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而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³⁸

唐人認為詩人多窮，在於造物者懲罰挾發天地之秘的有「才」詩人。但歐陽修在此不強調「才」的因素，而直接就詩之「工」展開論述。世人認為詩導致詩人的窮困，歐陽修則認為這是片面而簡單的認識。因為世上所傳播的詩，多由困窮者所作，因為困窮不遇，所以情感深刻、觀察入微，最後也導致窮人之詩可以流傳不朽。歐陽修所謂的窮者之詩，表面上是解釋不得志詩人為何能寫出好作品，暗地裡卻也是為梅堯臣的仕途偃蹇抱不平之意。「窮而後工」之論的提出，不僅引起廣泛討論，也成為獨具宋代文學色彩的詩學理論。³⁹

到了陸游的時代，歷經北宋後期詩禍詩案的發生、南宋前期的黨爭、和戰之爭，中期的「慶元黨禁」，使士大夫的政治熱情愈趨低落，本欲有為的士人多退居於鄉里，獨善自身。這些事件對士人所造成的衝擊，從政事、道學蔓延至文學，導致詩人普遍憂讒畏譏，明哲保身；或者更關注個人道德修養，在安貧樂道之中創作詩文。但不管哪一種選擇，都

³⁶ 卜松山著，向開譯：《中國的美學和文學理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93。

³⁷ 何映涵在〈陸游晚年人生志趣新探〉一文中，特別注意到陸游晚年對修身的重視，並把修身之志歸納為「以修身實現道德潛能」與「以修身澄清天下風俗」，頁96-110。

³⁸ 宋·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卷43，頁612。

³⁹ 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頁115-116。

「使該時期創作主體全面呈現出個體化、內省化的特徵」。⁴⁰但鬥志昂揚的陸游，早年並不甘心服膺此一風氣，此可由〈跋吳夢予詩編〉可見：

子之文，其工可悲，其不幸可弔，年益老，身益窮，後世將曰：「是窮人之工於歌詩者」。計吾吳君之請，亦豈樂受此名哉？余請廣其志曰：窮當益堅，老當益壯，丈夫蓋棺事始定。君子之學，堯舜其君民，余之所望於朋友也。娛悲舒憂，為〈風〉、為〈騷〉而已，豈余之所望於朋友哉！⁴¹

序寫於淳熙 15 年冬，64 歲的陸游於臨安等待朝廷新的任命。序中感慨吳夢予的窮而不遇，悲歎其被視為窮而後工之列。這種寫作語氣頗近歐陽修的〈梅聖俞詩集序〉，但事實上，陸游並未停留於「窮而後工」的層次。陸游勉勵吳夢予要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奮鬥至生命最後一刻，如此才能避免被貼上窮而後工的標籤，真正實踐經邦濟世的君子之學。陸游的昂揚樂觀，固然來自於寫序當時，他對仕宦前程的自信，故以超越「窮而後工」來勉勵朋友。

陸游想要在「窮而後工」說中另找出路的企圖，其實已表現於早期的創作中：

借得僧房似釣船，兼旬散髮醉江天。酒能作病真如此，窮乃工詩却未然。閒似白鷗雖自許，健如黃犢已無緣。秋高更欲移家去，先葺雲門屋數椽。（〈曾原伯屢勸居城中而僕方欲自梅山入雲門今日病酒偶得長句奉寄〉，卷 1，頁 63）

詩不能工浪得窮，幾年衰袞看諸公。摧頹已作驢伏櫪，留滯敢嫌船逆風。消日劇棋疎竹下，送春爛醉亂花中。倚樓看鏡俱癡絕，贏取煙蓑伴釣翁。（〈書懷〉，卷 7，頁 557）

上述兩詩分別寫於 39 歲、52 歲，可視為對「非詩能窮人，殆窮而工」之說的回應。年輕的陸游應試時，即屢受權臣壓抑，至 34 歲始為福州寧德縣主簿。因此，這些詩中的「窮」，偏向政治際遇，即無論是「窮乃工詩卻未然」，或「詩不能工浪得窮」，其前提均已認定自己「窮」的際遇。按傳統說法，如果仕途偃蹇，功業無成，應可成就詩藝，陸游則自嘲自身不僅仕宦無成，詩歌也未精進。此刻的陸游，還處於仕宦早期，更處於對探索詩藝的階

⁴⁰ 沈松勤、姚紅：〈「崇寧黨禁」下的文學創作趨向〉，陶文鵬主編：《兩宋士大夫文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頁 146。

⁴¹ 南宋·陸游：〈跋吳夢予詩編〉，《渭南文集校注》，卷 27，頁 193。

段。因此以「窮而後工」反襯自己志意落空的現況。

然而，隨著陸游在淳熙年間的兩次受挫，逐漸認識到自己所嚮往的鐵馬冰河，在政治現實的干預下愈趨渺茫，因此，他對於自己的生命際遇和詩歌創作，開始有不同的思考：

蓬戶真堪設爵羅，歲時野老自相過。人情靜處看方見，詩句窮來得最多。枕上長歌時激烈，樽前一笑且婆娑。白頭萬事都經遍，莫為悲傷損太和。（〈蓬戶〉，卷 16，頁 1239）

自古文章與命仇，功名身外更悠悠。一從識得元無事，窮死逢人不說愁。（〈雜感〉五首之一，卷 20，頁 1541）

詩例一作於淳熙 10 年（1183）59 歲，首聯自得於鄉居生活的寥落悠閒，頷聯則從寧靜的生活中，有「詩句窮來得最多」的體會，把生命之「窮」與創作之「多」相聯繫，「窮」對於創作的積極作用，由此可見。最後兩聯則以「樽前一笑」化解「枕上長歌」的激烈，自勉不要因為壯志無成而損傷心性。詩例二作於淳熙 15 年（1188）64 歲，詩中先感慨「文章與命仇」的歷史，以此化解功名無成的憾恨，可知此刻的陸游頗有因為功名之志受挫，而產生將心力轉移至文章的念頭。「無事」是接受「文章與命仇」的現實，放下對功名的執著，如此自然不因窮困窘迫而憂愁。

從詩人身分的立場，明確宣示無懼「窮」的考驗的，見於〈秋晚四首〉之四：

竹竿坡面老別駕，飯顆山頭瘦拾遺。自古詩人例如此，放翁窮死未須悲。（卷 30，頁 2050）

此詩寫於紹熙 5 年（1194）70 歲，詩中先舉因作詩苦瘦的杜甫、因詩案被貶謫的黃庭堅，這兩位前輩是唐、宋時期身處窮厄，卻具有崇高地位的詩人。繼而闡論「詩人例如此」的歷史通則，最後將自己置身於此一窮詩人的行列中，產生「窮」而不須悲的想法。這種「詩人例如此」的思考角度，背後固然有一詩人傳統作為支撐，但也來自於把自己定義為詩人的精神意識。⁴²在「詩人例如此」的身分自覺中，陸游對窮困與詩歌創作的關係，有更進一步的表述：

⁴² 日本學者河上肇認為，晚年的陸游產生徹底的詩人意識，同時也有身為詩人的強烈自負。詳見日・一海知義著，彭佳虹譯：〈另一幅自畫像——河上肇的陸游研究〉，《陶淵明・陸放翁・河上肇》（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177。

荒山風雪歲將殘，貸粟迢迢犯苦寒。急燎征裘憩牛屋，旋沽村酒挂驢鞍。清貧徹骨初無憾，老健逢人彊自寬。深夜還家未能睡，解囊吹火取詩看。（〈雪中至近村〉，卷 31，頁 2108）

水雲深處小茅茨，雷動空腸慣忍飢。外物不移方是學，俗人猶愛未為詩。生逢昭代雖虛過，死見先親幸有辭。八十到頭終強項，欲將衣鉢付吾兒。（〈朝飢示子聿〉，卷 46，頁 2804）

流落知聞絕，歸休寵辱空。酒狂寧限老，詩思正須窮。活火生新焰，殘燈委碎紅。平生會心處，正在兀然中。（〈夜坐〉，卷 49，頁 2935）

荒山風雪，苦寒之夜，陸游仍須為求一飽而奔波，路途中，牛屋取暖，驢鞍掛酒，聊得慰藉。這種「清貧徹骨」的生活，陸游不以為憾，反以強健自寬。返家之後，青燈展卷，檢索近日所得詩篇。類似的情境，在詩例二再加以強調，清晨即面臨食物匱乏，卻以讀書力學與精進詩學自勉，並視此二事為家學，傳之子孫。詩例三則寫出孤絕冷落的情境，以老而酒興狂，窮而詩思進自誇，在活火新焰，殘燈碎紅中，體認到自我的存在意義。上述詩例，可看出陸游在困窮之中，堅持詩歌創作，以「窮」為作詩之法的獨特觀點。尤其是「詩思正須窮」一語，更點出困窮生活對於詩歌創作的正向作用。

在長期罷居山陰的歲月中，陸游對於「窮」與「詩」的關係，產生更深刻的論述：

蜀漢崎嶇外，江湖莽蒼中。冷官家世事，獨立古人風。已老學猶力，久窮詩未工。悠悠千載後，此意與誰同？（〈蜀漢〉，卷 55，頁 3220）

此詩作於嘉泰 3 年（1203）79 歲，時居山陰，以「蜀漢」為題，表示此為放翁遙想追憶之作。蜀漢自唐以來即與一流詩人有難解之緣，杜甫、李白、蘇軾、黃庭堅均曾至蜀地，或漂泊、或流寓、或貶謫，但均留下不朽篇章。陸游自己在乾道 8 年入劍門關時，也曾自問「此身合為詩人未」，可知此非泛泛而作。⁴³因此詩中的「古人風」既是道德風骨，也可視為詩人風範。在此一詩人傳統的感知下，陸游發出「久窮詩未工」的感嘆，乍看之下，

⁴³ 陸游早年即思考過如何在「詩人」與「志士」之間界定自我，可參考黃奕珍的析論，見黃奕珍：〈以「詩人」身分力圖恢復——論陸游〈劍門道中遇微雨〉一詩之精蘊〉，《漢學研究》第 33 卷第 4 期（2015 年 12 月），頁 247-263。

似乎與早年「窮乃工詩卻未然」、「詩不能工浪得窮」的感嘆是相類似的。但「蜀漢」與「悠悠」分別從空間、時間透露陸游以詩道自我定位的精神意識，⁴⁴這與早期聚焦於當下或現實層面，其精神意涵仍有所不同。

從「自古詩人例如此，放翁窮死未須悲」，到自覺「久窮詩未工」而感嘆「悠悠千載後，此意與誰同」，說明陸游已對詩人之窮有了更具歷史深度與廣度的認識。因此他對詩人之窮開始產生新的觀點：

衰病集餘日，推移成老翁。衡門隱者趣，大布古人風。几杖呻吟裏，山川莽蒼中。
從來世緣薄，不是坐詩窮。（〈衰病〉，卷 36，頁 2325）

飲罷屠蘇酒，真為八十翁。本憂緣直死，却喜坐詩窮。米賤知無盜，雲黔又主豐。
一簞那復慮，嬉笑伴兒童。（〈甲子歲元日〉，卷 56，頁 3276）

白髯蕭颯一愚公，獨立濛濛細雨中。羊踏寒蔬新少夢，魚生空釜久諳窮。殘編幸有
聖賢對，閑話豈無隣曲同？銜鬻才名非老事，小詩信筆不能工。（〈獨立〉，卷
56，頁 3283）

〈衰病〉一詩觀照多病衰老之自我，並未把貧窮之原因歸於作詩，所謂「不是坐詩窮」，而是歸因於自己與世俗的相互疏離。〈甲子歲元日〉則直接宣言「喜坐詩窮」，以積極歡愉之態度接受作詩之窮。〈獨立〉詩中，以「久諳窮」表達自己對窮困之境的坦然接受，而後再回到信筆作詩的不能工。上引三首詩例，均一反「詩能窮人」之說。當然，這並不代表陸游對作詩與得窮之關係的全然否定，在遊戲嘲謔筆調中，仍不時自嘲自己的窮境，如下詩例：「久臥窮閭困負薪，何妨掃盡太倉陳。瘦如飯顆吟詩面，飢似柴桑乞食身」（〈春來食不繼戲作〉卷 45，頁 2784）；「書坐藏多為飽崇，詩緣吟苦作窮媒」（〈擁爐不出輒終日自嘲〉卷 48，頁 2931）、「行徧天涯等斷蓬，作詩博得一生窮。可憐老境蕭蕭夢，常在荒山破驛中」（〈貧甚戲作絕句〉八首之六卷 63，頁 3580）。或者表述自己即使面臨窮至斷炊挨餓，也無法阻止詩興：「落筆未妨詩袞袞，閉門猶喜氣揚揚」（〈飢坐戲詠〉卷 29，頁 2001），甚至以陶淵明〈乞食〉詩自嘲：「糴米歸遲午未炊，家人竊閔乃翁飢。不知弄筆東窗下，正和淵明〈乞食〉詩。」（〈貧甚戲作絕句〉八首之八，卷 63，頁 3580）。雖然這些

⁴⁴ 關於陸游與巴蜀的難解之緣，可參看莫礪鋒：〈陸游詩歌中的巴蜀情結〉，《古典詩學的文化觀照》，頁 187-204。

觀點仍有受「詩能窮人」說影響的影子，但這種自我戲謔的態度，反而突顯出陸游欲擺脫傳統「詩窮」論的努力。

以戲謔方式面對窮境，只能視為陸游重新審視「詩窮」說的幽默態度。真正讓陸游坦然接受作詩而窮的，是其以詩為事業的信念：

面大如盤七尺身，珥貂自合上麒麟。詩家事業君休問，不獨窮人亦瘦人。（〈對鏡〉，卷 63，頁 3607）

衰疾支離負聖時，猶能采菊傍東籬。捉衿見肘貧無敵，聳膊成山瘦可知。百歲光陰半歸酒，一生事業略存詩。不妨舉世無同志，會有方來可與期。（〈衰疾〉，卷 64，頁 3634）

對鏡之時，想起自己曾以功名自許，如今窮困憔悴，但這是以詩為事業的代價。〈衰疾〉詩中的志意則顯得更為昂揚，雖然自己貧寒困窘，但詩卻成為自傲的一生事業，即使當世無知音，也必將流傳久遠。在此一自我認識的基礎上，陸游對於自己的詩人身分與詩歌成就，就顯得更為清楚明確，如期〈初冬雜詠〉八首之五所云：

書生本欲輩莘渭，蹭蹬乃去為詩人。囊中略有七千首，不負百年風月身。（卷 79，頁 4279）

不以功名富貴評價自我成就，而有詩歌事業自許。既然詩歌事業已成生命的終極意義所在，詩是不是能窮人，就不再成為陸游的問題。相反的，陸游認為「窮」可以助益詩歌事業：

遯居無外事，白日不勝長。詩為窮差進，琴雖老未忘。映窗精試墨，閉閣苦留香。年少無相諂，功名事更狂。（〈即事〉六首之二，卷 64，頁 3639）

春耕秋釣舊家風，門巷荒寒屋壁空。四海交情殘夢裡，一生心事斷編中。買魚日待攜籃女，裹藥時從挾麓翁。便廢閑吟亦未可，吾徒豈獨坐詩窮。（〈家風〉，卷 65，頁 3677）

陸游曾於嘉泰元年（1201）年 78 時寫過「酒狂寧限老，詩思正須窮」（〈夜坐〉），就已經把

「窮」視為開拓詩思，有益創作的因素。〈即事〉一詩則作於開禧元年（1205）82歲，詩中直接把窮視為增進詩藝的助因，以此對照出年輕後輩追求功名的虛妄執著。而〈家風〉詩即可視為陸游斷棄功名之念，回到春耕秋釣生活的進一步表述。四壁空蕩，門巷荒寒，足見窮苦之狀，殘夢與心事也不斷湧上心頭，然而，畢竟還是必須回到現實生活的買魚、裹藥中。這種寂寥清貧的生活，陸游仍不廢閑吟作詩，以此表達對「詩能窮人」之說的否定。

從早年「不是坐詩窮」的否定態度，到晚年「却喜坐詩窮」、「吾徒豈獨坐詩窮」的正面接受，陸游對「詩窮」論述傳統的修正越來越明確。下列詩例可以更清楚說明此一傾向：

文章何物求渠力，詩亦安能使汝窮？春水一池花百本，此生未易報天公。（〈龜堂偶題〉，卷65，頁3706）

推枕悠然起，寒燈誰與同？曉窗俄已白，宿火尚能紅。老境呻吟外，年華寂寞中。長飢亦何恨，聊復固吾窮。（〈初寒晨起〉，卷68，頁3829）

濯錦滄浪客，青蓮澹蕩人。才名塞天地，身世老風塵。士固難推挽，人誰不賤貧？明窗數編在，長與物華新。（〈讀李杜詩〉，卷70，頁3903）

〈龜堂偶題〉與〈初寒晨起〉，都從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細節寫起，但卻寄託了陸游破除詩能窮人之說以及力守固窮之志的決心。陸游認為文章自是文章，與作者之窮並不存在必然的聯繫。「詩亦安能使汝窮」一語，直接而明確地反對「詩能窮人」之說，⁴⁵初寒的清晨，天色漸亮，宿火猶紅，在孤寂暮年中吟詩鍊字。這種生活要飽受飢餓，但陸游卻願意固守不變。〈讀李杜詩〉則以李白、杜甫說起，兩位詩人才名不凡，卻老於風塵，但既選擇作為詩人，必然要承受困窮的命運。也因為如此，李、杜的詩篇，得以萬古不朽。上述詩例，無論是破除詩能窮人之說，或者表達固窮之志，或者從貧賤流落的李、杜身上找到窮而不朽的典範，都表明陸游已對「詩窮」產生獨具一格的想法。

⁴⁵ 北宋詩人蘇軾、賀鑄可視為認同「詩能窮人」、「窮而後工」的代表，如蘇軾〈僧惠勤初罷僧職〉「非詩能窮人，窮者詩乃工。此語信不妄，吾聞諸醉翁」、〈孫莘老寄墨〉四首之四「吾窮本坐詩，久服朋友戒」、〈呈定國〉「信知詩是窮人物，近覺王郎不作詩」，〈叔弼云履常不飲故不作詩勸履常飲〉「平生坐詩窮，得句忍不吐」，以上詩例分別見宋·蘇軾：《蘇軾詩集》，卷12，頁576；卷25，頁1322；卷31，頁1639；卷34，頁1799。或如賀鑄〈題詩卷後〉「詩豈窮人窮者工，詩豈窮人窮者工，斯言聞諸六一翁。端漸少作老更拙，不廢汝詩吾固窮」，見傅璇琮等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卷1110，頁12594。

上述詩作已說明當陸游認識到自己以詩為事業，並自許流傳百世，由此突破了「詩窮」論述傳統的對立觀。蓋唐人多認為天是造成詩人多窮的主因，非主觀能控制的天，製造貶謫、貧窮、災厄來懲罰多才苦吟的詩人。雖然歐陽修將討論焦點轉至讀者接受（傳世）與作品（工），但對於作者（詩人）與世界（社會、客觀環境）的相互關係，並未進一步提出新說。陸游則加以明確論述，把貧窮的根源回歸到作者身上，認為詩人之窮與天無關，如以下詩篇：

貧至今年劇，真無地置錐。判愁停貰酒，忍病罷迎醫。性嬾非關老，天窮豈坐詩？
秋風還欲到，便可數期頤。（〈貧病〉，卷 77，頁 4187）

書劍當年徧兩川，歸來垂釣鏡湖邊。老皆有死豈獨我，士固多貧寧怨天。物外勝遊攜鶴去，琴中絕譜就僧傳。莫言白首詩才盡，讀罷猶能意爽然。（〈書劍〉，卷 79，頁 4286）

我生本亦與人同，緣薄才疎剩得窮。細水自鳴沙渚外，亂山時出雪雲中。僧歸獨趁殘鐘去，人散遙憐晚渡空。造物陳詩信奇絕，匆匆摹寫不能工。（〈日暮自湖上歸〉，卷 80，頁 4322）

上引詩例均作於陸游 85 歲之後，是其經歷一生窮困之後的定論。在貧病衰老之際，秋意襲人，陸游不作悲秋之態，反而展望未來。而「天窮豈坐詩」則是對詩能窮人之說的反駁。〈書劍〉一詩，從追憶兩川開始，再回到今日鏡湖垂釣，坦然面對生命必然要承受的死亡與貧困。而「莫言白首詩才盡」的宣言，更表現出老當益壯，筆耕不輟的壯志。〈日暮自湖上歸〉則更徹底展現了陸游對自身「詩窮」觀的實踐。詩中直接把窮的根源歸於自身的才疏，一反傳統的因才得窮說。在自然的觀照中，體驗生活，尋找造物所貢獻的詩材。陸游在意的，已不再是窮達之問，而是「不能工」的擔憂。在此，造物不再充滿惡意，也不會降臨災厄，而是慷慨地陳列奇絕之景，供陸游創作。這些詩例都取消了類似蘇軾「信知詩是窮人物」的看法，也因此取消造物與詩人、造物與詩之間的緊張關係。

〈詩酒〉是陸游作於生命最後一年，仍然關注詩能窮人這個論題：

我生寓詩酒，本以全吾真。酒既工作病，詩亦能窮人。每欲兩忘之，永為畊樵民。周旋日已久，棄去終無因。齒髮益衰謝，肝膽猶輪囷。吟哦撼四壁，嵬峨頽烏巾。江上處處好，風月年年新。正爾豈不樂，浩歌終此身。（〈詩酒〉，卷 80，頁 4343）

詩中闡述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兩種嗜好，即飲酒與作詩。飲酒導致生病，作詩讓人窮困，想要捨棄斷離卻總是無法做到，最後仍與自己相終始。即使齒落髮禿，不能戒酒，詩興一發，旁若無人志得意滿。既然如此，不妨就讓它們陪伴自己吧。從表面上看，陸游在生命最後一年仍說「詩亦能窮人」，似乎只是回到傳統說法。但詩的後半，卻以「正爾豈不樂，浩歌終此身」作結，並無衰頹牢騷之態，表現出與傳統「詩窮」說的差異。

六、結論

北宋歐陽修、蘇軾已表達對孟郊、賈島之窮寒苦吟的不滿，同時也建構了杜甫窮而憂國的崇高形象，說明宋人在看待詩人與貧窮的關係時，視野更為開闊，胸襟更為博大。當此一詩學觀念在北宋中期遭遇詩案詩禍的影響時，其理論內涵又獲得更為複雜深入的發展。蘇軾、黃庭堅、陳師道既從政治之窮中發揚君子固窮的理念，又以內在心性的超越面對生活之窮。而透過本文以陸游為個案的考察分析可知，雖然隨其生命歷程寫下數量可觀的貧窮自述，但並非牢騷窮愁的抒發而已，而是從其中建立了獨特的處窮態度與「詩窮」表述。躬耕是陸游面對貧窮困境的必然選擇，在自食其力中確認存在的尊嚴；讀書則激發出抵抗貧窮生活的精神力量與存在依據。同時，與北宋以來強調個人內在道德節義的風氣一脈相承，陸游也強調在貧窮中堅守道義，無愧於心的道德修養。這些處窮的生活書寫與表述，不僅建立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並透過豐富的「詩窮」論述，自具詩學價值與理論內涵，在「詩窮」論述傳統中成為不可忽略的典型。如果從詞語使用的角度，更足以說明陸游在「詩窮」論述傳統中的獨特地位，其詩中出現的「忍窮」、「忍貧」、「耐窮」、「愛窮」、「窮境界」、「處窮上策」等詞語，都是北宋詩人偶一用之甚至從未使用者。而這些詞彙在陸游詩中出現，也彰顯了他對處窮書寫與「詩窮」表述的自覺意識。

從自述「天下最窮人」、「其貧蓋一國」，到以躬耕、讀書、進德處窮耐窮，進而在對抗貧窮的過程中，陸游對「詩窮」論述傳統的思考也愈顯具體明確。舉凡「詩能窮人」、「窮而後工」之說，都在其作品中獲得進一步的表述。陸游能以如此堅韌恆毅的態度，突破傳統的舊說，根本原因在於他不視詩為「小技」、「餘事」的詩學觀，如〈答陸伯政上舍書〉所說的「古聲不作久矣！所謂詩者遂成小技，詩者果可謂之小技乎？學不通天人、行不能無愧於俯仰，果可以言詩乎？」⁴⁶或如前文所引〈方德亨詩集序〉中把詩歌創作與道德養

⁴⁶ 南宋·陸游：《渭南文集校注》，卷13，頁95。

氣說相結合的理論，都清楚說明此一認識。這兩篇序分別寫於慶元 5 年（1199）、慶元 6 年（1200），是陸游詩歌創作的核心觀念。文中均以「古聲」、「古人」作為價值典範，對此典範的效擬學習不是透過文字技巧、詩法，而是內在心性的修養。具體而言，就是實踐「行無媿於俯仰」、「養氣」而達成。於是，儒家的道德修養論與詩學發展緊密的聯繫在一起。因此，「詩窮」論的意義，不僅在於論述詩人生命際遇與詩歌創作之相互關係，更觸及到道德修養論如何實踐於創作過程。而「詩窮」論題在南宋的發展與成熟，正可由此窺見。所以朱剛在追索宋人「獨立個體的內在超越」之精神時，指出：「通過對顏子之學的探討，北宋的士大夫越來越把關注的目光集中到內在的精神天地，這一傾向當然延續到南宋。」⁴⁷而陸游的處窮書寫與「詩窮」論述，即可視為此一內在精神天地在南宋詩學發展中的表現，也是「顏子學」固窮精神在詩歌創作中的具體實踐。

嘉泰 3 年（1203），與陸游互有詩文往來的周必大，從「詩能窮人」的既定說法中提出評論：「吾友陸務觀，得李、杜之文章，居嚴、徐之侍從，子孫眾多如王謝，壽考康寧如松喬。詩能窮人之謗，一洗萬古而空之。」⁴⁸周必大認為陸游的文學成就達到如李白、杜甫的不朽，為官論政以正直敢言猶如漢代的嚴安、徐樂，而且子嗣後代繁盛，年命長壽，這四項人人欲兼而有之的幸福與理想，陸游兼而有之。如果將周必大之論與唐人孟郊自矜其窮而彰顯其詩，更可看出唐、宋在「詩窮」說表現上的顯著差異。⁴⁹故陸游不僅以他豐碩的創作，更以其真切的生命存在與實踐精神，破除了長久以來的「詩能窮人」之說。其寫於生命最後一年有「愛窮留作伴，諳病與相忘」（〈臥病雜題〉五首之四，卷 84，頁 4502），直接將「窮」視為積極正向的價值，道出陸游對「窮」的接受與創造性轉化。

⁴⁷ 朱剛：〈從「先憂後樂」到「簞食瓢飲」——北宋士大夫心態之轉變〉，《唐宋「古文運動」與士大夫文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217。

⁴⁸ 南宋·周必大著：〈跋陸務觀送其子龍赴吉州司理詩〉，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 年），卷 5136，頁 44。

⁴⁹ 明·陸時雍《詩鏡總論》：「孟郊詩之窮也，思不成倫，語不成響，有一二語總稿衷之瀝血矣。自古詩人，未有拙於郊者。獨創成家，非高才大力，誰能辦此？郊之所以益重其窮也。」轉引自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1997 年），頁 10665。

徵引文獻

古籍

- 戰國·荀子 Xun Zi 著，熊公哲 Xiong Gongze 註譯：《荀子今註今譯》*A New Annotated on Xunzi's Dalue*（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2010 年）。
- 唐·白居易 Bai Juyi 著，謝思煒 Xie Siwei 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An Annotated of Bai Juyi's Poetry Anthology*（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6 年）。
- 宋·陳師道 Chen Shidao 著，宋·任淵 Ren Yuan 注，冒廣生 Mao Guangsheng 箋：《後山詩注補箋》*Houshan's Understanding of Poetry*（臺北 Taipei：廣文書局 Kwangwen Book Company，1967 年）。
- 宋·張耒 Zhang Lei 著，李逸安 Li Yian、孫通海 Sun Tonghai、傅信 Fu Xin 點校：《張耒集》*Zhang Lei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99 年）。
- 宋·黃庭堅 Huang Tingjian 著，宋·任淵 Ren Yuan、史容 Shi Rong、史季溫 Shi Jiwen 注，劉尚榮 Liu Shangrong 校點：《黃庭堅詩集注》*Huang Tingjian Shi Ji Z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7 年）。
- 宋·歐陽修 Ouyang Xiu 著，李逸安 Li Yian 點校：《歐陽修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Ouyang Xi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1 年）。
- 宋·蘇軾 Su Shi 著，孔凡禮 Kong Fanli 點校：《蘇軾文集》*Su Shi Anthology*（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99 年）。
- 宋·蘇軾 Su Shi 著，清·王文誥 Wang Wengao 輯註，孔凡禮 Kong Fanli 點校：《蘇軾詩集》*Su Shi Poetry Anthology*（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99 年）。
- 南宋·陳與義 Chen Yuyi 著：《陳與義集》*Chen Yuyi Ji*（臺北 Taipei：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Hanjing Culture Company，1983 年）。
- 南宋·陸游 Lu You 著：《陳與義集》*Chen Yuyi Ji*（臺北 Taipei：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Hanjing Culture Company，1983 年）。
- 南宋·陸游 Lu You 著，錢仲聯 Qian Zhonglian 校注：《劍南詩稿校注》*An Annotated of Jiannan's Poetry*（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05 年）。
- 南宋·陸游 Lu You 著，馬亞中 Ma Yazhong、涂小馬 Tu Xiaoma 校注：《渭南文集校注》*An Annotated of Weinan's Anthology*（杭州 Hangzhou：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5 年）。

清·趙翼 Zhao Yi:《甌北詩話》*Beiou's Talks on Poetry* (北京 Beijing: 人民文學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 年)。

近人論著

卜松山 Bu Songshan 著, 向開 Xiang Kai 譯:《中國的美學和文學理論》*The 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 (上海 Shanghai: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0 年)。

于北山 Yu Beishan:《陸游年譜》*The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Lu You*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6 年)。

王國瓊 Wang Guoying:《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The Patriarch of Poets of Reclusion Past and Present: Discuss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ao Yuanming* (臺北 Taipei: 允晨文化 Asian Culture Publishing Co., Ltd., 1999 年)。

王雪卿 Wang Xueqing:〈讀書如何成為一種工夫——朱子讀書法的工夫論研究〉“How Studying Becomes a Skill: On the Theory of Cultivation in Zhu Xi's Method of Study”,《清華中文學報》*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第 13 期 (2015 年 6 月), 頁 49-106。

朱東潤 Zhu Dongrun:《陸游傳》*The Biography of Lu You* (臺北 Taipei: 國際文化出版社 China INTL Culture Press, 1985 年)。

朱剛 Zhu Gang:《唐宋「古文運動」與士大夫文學》“*The Ancient Prose Movement'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Scholar-Bureaucrat Literature*”, (上海 Shanghai: 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3 年)。

余恕誠 Yu Shucheng:《唐詩風貌》*The Styles of Tang Poetry* (合肥 Hefei: 安徽大學出版社 Anhui University Press, 2000 年)。

何映涵 He Yinghan:〈陸游晚年人生志趣新探〉“A New Investigation of Lu You's Late Interest in Life”,《中國文學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第 36 期 (2013 年 7 月), 頁 75-116。

李妮庭 Li Niting:〈陳師道的詩人意識與「詩窮」表述〉“The Consciousness of a Poet and the Untterance of Shi-Qiong' of Chen Shidao”,《東華漢學》*Dong Hw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第 11 期 (2010 年 6 月), 頁 169-213。DOI:10.6999/DHJCS.201006.0169

吳承學 Wu Chengxue:《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Study on the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Genre* (北京 Beijing: 人民出版社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1 年)。

吳文治 Wu Wenzhi 主編:《明詩話全編》*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Ming Shihua Work* (南京 Nanjing: 鳳凰出版社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 1997 年)。

林巖 Lin Yan:〈宋季元初科舉存廢的文學史意義:以詩歌為中心之考察〉“The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Existence and Abolishment of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in the Late Song

- and Early Yuan: An Investigation Focusing on the Changes of Poetic Circles”,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第 61 期 (2015 年 7 月), 頁 131-156。
- 邱鳴皋 Qiu Minghao: 《陸游評傳》 *The Critical Biography of Lu You* (南京 Nanjing: 南京大學出版社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年)。
- 周裕鍇 Zhou Yukai: 《宋代詩學通論》 *A General Theory of Poetics in the Song Dynasty*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7 年)。
- 姜守誠 Jiang Shoucheng: 〈「送窮」考〉“Textual Research on 「Song Qiong」”, 《成大歷史學報》 *Cheng Kung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 第 40 號 (2011 年 6 月), 頁 175-234。
DOI:10.7076/CKJHS.201106.0175
- 梁庚堯 Liang Kenyao: 〈南宋的貧士與貧宦〉“Scholars and Officials Lived in Poverty during the Southern Sung Dynasty”, 《臺大歷史學報》 *Historical Inquiry* 第 16 期 (1991 年 8 月), 頁 91-137。
DOI:10.6253/ntuhistory.1991.16.05
- 莫礪鋒 Mo Lifeng: 《古典詩學的文化觀照》 *The Cultural View of Classical Poetics*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5 年)。
- 張健 Zhang Jian: 《文學批評論集》 *The Collected Articles on Literary Criticism* (臺北 Taipei: 臺灣學生書局 Student Book Co., Ltd, 1985 年)。
- 陶文鵬 Tao Wenpeng 主編: 《兩宋士大夫文學研究》 *The Literati's Literature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ies* (北京 Beijing: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2 年)。
- 陳練軍 Chen Lianjun: 〈“貧”與“窮”的歷時更替〉“The Diachronic Replacement of PIN by QIONG”, 《山西大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Journal of Shanxi Da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第 24 卷第 1 期 (2010 年 2 月), 頁 66-68、78。
- 黃奕珍 Huang Yizhen: 〈以「詩人」身分力圖恢復——論陸游〈劍門道中遇微雨〉一詩之精蘊〉“On the Significance of Lu You's It Rained as I Passed Jianmen Fortress”, 《漢學研究》 *Chinese Studies* 第 33 卷第 4 期 (2015 年 12 月), 頁 247-263。
- 曾棗莊 Zeng Zaozhuang、劉琳 Liu Lin 主編: 《全宋文》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ong Prose* (上海 Shanghai: 上海辭書出版社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2006 年)。
- 傅璇琮 Fu Xuanzong 等主編: 《全宋詩》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ong Poetry*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年)。
- 鞏本棟 Gong Bendong: 〈「詩窮而後工」的歷史考察〉“A Historical Study of ‘Shi Qiong er Hou Gong’”, 《中央大學人文學報》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Journal of Humanities* 第 31 期 (2007 年 7 月), 頁 121-144。DOI:10.29905/JCUT.200707.0004
- 鄧魁英 Deng Kuiying: 〈杜甫的窮儒意識與詩歌創作〉“The Poor Confucian Consciousness and Poetry Creation of Du Fu” 《北京師範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1997 年第 4 期 (1997 年 12 月), 頁 21-27。
- 錢鍾書 Qian Zhongshu: 《管錐篇》 *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北京 Beijing: 生活·

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7 年）。

謝思煒 Xie Siwei：《唐宋詩學論集》*The Collected Articles on Tang-Song Poetics*（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2004 年）。

日・一海知義 Ikkai Tomoyoshi 著，彭佳虹 Peng Jiahong 譯：《陶淵明・陸放翁・河上肇》*Tao Yuanming, Lu Fangweng and Kawakami Hajime*（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8 年）。

《宋代名家詩系統》*The Research System of Song's Poetry*：

http://cls.lib.ntu.edu.tw/SUNG/sung/SMP_MenPoem.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8.05.02）

Lu You's writing of dealing with poverty and 'Shiqiong' discourse

Chung, Shiao-feng

(Received July 26, 2018 ; Accepted October 9, 2018)

Abstract

The poetry which writing poor life and dealing with poverty not only represents the ideas that the literary creation reflecting life, but also becomes poetic concept and creator's cultivation theory. It is a classical poetic topic with profou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Lou You's (陸游) poetry has a lot of writing of dealing with poverty and the discussion of Shiqiong. First of all, Lou You emphasized maintaining basic life and establishing himself dignity through farming. Second, reading stimulates the spiritual strength that resist poverty. At the same time, Lu You insists on cultivating morality in poverty.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mentioned writing about how to resist poverty, Lu You also expressed the profound viewpoint about 'Shi Qiong'. The 'Shi Qiong' theor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of Tang-Song dynasty. It discussed the questions about why poet was always so poor or poor poet can create better works. Lu You did not regard poverty as a disaster that means suffering for a poet. He believed that poverty can help his creation and political failure had no relationship with poetry. Lu You accepted the poor destiny being a poet positively and pursued creation of the poetry as his life values. Lu You's attitude towards to poverty demonstrated that a poet can also build the value of life and create extraordinary poetry in poverty.

Keywords: Lu You, the writing of dealing with poverty, Shi Qiong, Poet, Southern Song Dynasty

